

4

雨果文集



Adieu, c'est en agir:

Victor Hugo

小说

悲惨世界 (下)

李丹 方于 译

4

雨果文集

Victor Hugo

第 六 卷

小 伽 弗 洛 什

一 风的恶作剧

从一八二三年起，当孟费郇的那个客店渐渐衰败，逐步向……不是向破产的深渊，而是向零星债务丛集的泥潭沉陷下去时，德纳第夫妇又添了两个孩子，全是雄的。这样便成了五个，两个姑娘，三个男孩。够多的了。

最小的两个年纪还很小时，德纳第大娘便把他们打发掉了，她心里还怪高兴的。

说“打发掉”，是对的。这个妇人原只有天性的一个碎片。这种现象的例子不止一个。和拉莫特·乌丹古尔元帅夫人一样，德纳第大娘做母亲只做到她的两个女儿身上为止。她的母爱到此便完了。她对人类的憎恨从她的几个儿子身上开始。在她儿子那边，她的凶狠劲便陡然高耸，在这里她的心有一道阴森的陡壁。我们已经见过她怎样厌恶她的大儿子，对另外两个儿子，她更是恨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。这是最可怕的原因和最无可争辩的回答：因为。

“我不想养一大群牛崽。”那个做母亲的常这样说。

我们来谈谈德纳第两口子是怎样摆脱他们对两个小儿子的责任，甚至从中找些好处的。

在前面几页里，我们谈到过一个叫马依的姑娘，曾取得吉诺曼这个老好人的津贴来抚养她的两个儿子，现在涉及到的便是这个妇人。她当时住在则肋斯定河沿，在那条古老的小磨香街转角的地方，那条街已力所能及地把它的臭名声变为香气。我们还记得三十五年前那次白喉流行症曾广泛侵袭塞纳沿河岸一

带的地区，当时的科学还利用了这一机会来大规模试验明矾喷雾疗法的效果，这种疗法幸而今天已被外用碘酒所替代。在那次白喉流行期间，马依姑娘在一天里，早上一个，傍晚一个，接连失掉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年龄都还很小。这是一个打击。那两个孩子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宝贵的，他们代表每月八十法郎的收入。这八十法郎一向是由吉诺曼先生的年息代理人巴什先生——辞职公证人，住在西西里王街——准时如数代付的。两个孩子一死，津贴便没有着落了。马依姑娘便得想办法。她原是那种罪恶的黑社会里的一分子，大家知道一切，并且相互保密，相互支援。马依姑娘急需两个孩子，德纳第妈妈恰有两个。同一性别，同一年龄。对一方来说，是一笔好交易，对另一方来说，是一笔好投资。两个小德纳第便成了两个小马依。马依姑娘离开了则肋斯定河沿，迁到钟锥街去住了。在巴黎，一个人的出身可以由住处换一条街而断绝。

民政机关一点没有发觉，也就无所谓异议，这一偷换行为便毫不费劲地成功了。不过德纳第在出借那两个孩子时，要求每月非分给他十个法郎不可，马依姑娘表示同意，甚至每月到期照付。吉诺曼先生当然继续承担义务。他每六个月来看一次那两个小孩。他没有看出破绽。马依姑娘每次都对他：“先生，他们长得多么像您！”

德纳第不难改名换姓，他趁这机会变成了容德雷特。他的两个女儿和伽弗洛什几乎没有时间来注意他们还有两个小弟弟。贫苦到了某种程度，人会变成孤魂野鬼，彼此漠不关心，把生人也当成游魂。你的最亲的骨肉也会被你看作是些懂懂往来的黑影，几乎成了人生的穷途末路中一些若有若无的形象，很容易和无形的鬼魂混淆在一起。

德纳第大娘对她的两个小儿子，原已下定决心永远抛弃不

要了的，可是在把他们交付给马依姑娘的那天晚上，她忽然感到心虚，或是故意装作心虚。她对她的丈夫说：“这可是遗弃孩子哟，这种作法！”德纳第见她心虚，便威严地冷冰冰地安慰她说：“让－雅克·卢梭比我们干得更高明呢！”可是大娘由心虚转到了心慌，她说：“万一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呢？我们干的这种事，德纳第先生，你说说，是允许的吗？”德纳第回答说：“全是允许的。谁也会认为这是通明透亮的。并且，对这种没有一文钱的孩子，谁也不会感兴趣，要跑来看个清楚。”

马依姑娘是一种作恶的漂亮人物。她爱装饰。她家里的陈设既穷酸又考究，和她同住的是一个有本领的女贼，入了法国籍的英国姑娘。这个取得巴黎户籍的英国姑娘受到人们尊敬，是因为她和一些富人有交往，她同图书馆里的勋章和马尔斯小姐的金刚钻都有密切的关系，日后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还很有名。人们称她为“密斯姑娘”。

那两个孩子，归了马依姑娘以后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在那八十法郎的栽培下，他们和任何有油水可榨的东西一样，是受到照顾的，穿得一点也不坏，吃得一点也不坏，被看待得几乎像两个“小先生”，和假母亲相处得比真母亲还好。马依姑娘装出一副贵妇人的样子，不在他们面前说行话。

他们便这样过了几年。德纳第确有先见之明。一天，马依姑娘来付她那十个法郎的月费，他对她说：“应当由‘父亲’来给他们受点教育了。”

那两个可怜的孩子，虽然命薄，总算一向受到相当好的保护，没想到他们忽然一下被抛入了人生，非开始自谋生路不可。

像在德纳第贼窝里进行的那种大规模逮捕，必然还惹出一连串的搜查和拘禁，这对生活在公开社会下的那种丑恶的秘密社会来说，确是一种真正的灾难，这样的风浪常在黑暗世界里造

成各式各样的崩塌。德纳第的灾难引起了马依姑娘的灾难。

一天，在马依姑娘把那张关于卜吕梅街的纸条交给了爱潘妮后不久，忽然有一批警察来到钟锥街，马依姑娘被捕了，密斯姑娘也被捕了，并且那整栋房子里的人，因形迹可疑，都被一网打尽。两个小男孩这时正在一个后院里玩，一点没有看见当时的那种突袭情形。到了他们要回家时，他们发现家里的门已经封了，整栋房子都是空的。对面棚子里的一个补鞋匠把他们找去，把“他们的母亲”留下来的一张纸交给了他们。纸上写的是一个地址：“西西里王街，八号，年息代理人，巴什先生”。棚子里的那个人还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再住这儿了。去找这个地方，很近。左边第一条街便是。拿好这张纸，问路去。”

两个孩子走了，大的牵着小的，手里捏着那张引路的纸。当时天气正冷，他的小指头僵了，抓不大稳，没有把那张纸拿好。走到钟锥街转角的地方，一阵风把他手里的纸吹走了，天已经黑下来，孩子没法把它找回来。

他们只好在街上随便流浪。

二 小伽弗洛什沾拿破仑 大帝的光

巴黎的春天常会刮起阵阵峭劲的寒风，它给人们的感受不完全是冷，而是冻，这种风像从关得不严密的门窗缝里吹进暖室的冷空气那样，即使在晴天也能使人愁苦。仿佛冬季的那扇阴惨的门还半开着，风是从那门口吹来的。本世纪欧洲的第一次大流行病便是在一八三二年春天突发的，从没有像那次霜风那

样冷冽刺骨。比起平时冬季的那扇半开的门，那一年的门来得还更冻人些。那简直是一扇墓门。人们感到在那种寒风里有鬼气。

从气象学的角度看，那种冷风的特点是它一点不排除强电压。那一时期经常有雷电交加的大风暴。

有一个晚上，那种冷风正吹得起劲，隆冬仿佛又回了头，资产阶级都重新披上了大氅，小伽弗洛什始终穿着他的那身烂布筋，立在圣热尔韦榆树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的前面出神，冷得发抖但高高兴兴。他围着一条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拾来的女用羊毛披肩，用来当作围巾。看神气，小伽弗洛什是在一心欣羡一个蜡制的新娘，那蜡人儿敞着胸脯，头上装饰着橙花，在橱窗后面两盏煤油灯间转个不停，对过路的人盈盈微笑；其实，伽弗洛什老望着那家铺子的目的，是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从柜台上“摸”一块香皂，拿到郊区的一个“理发师”那里去卖一个苏。他是时常依靠这种香皂来吃一顿饭的。对这种工作，他颇有些才干，他说这是“刮那刮胡子人的胡子”。

他一面瞻仰新娘，并一眼又一眼瞟着那块香皂，同时他牙齿缝里还在唠唠叨叨地说：“星期二……不是星期二……是星期二吧？……也许是星期二……对了，是星期二。”

从来不曾有人知道过他这样自问自答究竟是在谈什么。

要是这段独白涉及到他上一次吃饭的日子，他便是三天没有吃饭了，因为那天是星期五。

理发师正在那生着一炉好火的店里为一个主顾刮胡子，他不时扭过头去瞧一下他的敌人，这个冷到哆嗦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脑子里显然是在打坏主意的厚脸皮野孩子。

正当伽弗洛什研究那新娘、那橱窗和那块温莎香皂时，忽然走来另外两个孩子，一高一矮，穿得相当整洁，比他个子还小，看

来一个七岁，一个五岁，羞怯怯地转动门把手，走进那铺子，不知道是在请求什么，也许是在请求布施，低声下气，可怜巴巴的，好像是在哀告而不是请求。他们两个同时说话，话是听不清楚的，因为小的那个的话被抽泣的声音打断了，大的那个又冻到牙床发抖。理发师怒容满面地转过身来，手里捏着剃刀，左手推着大的，一个膝头推着小的，把他们俩一齐推到街上，关上大门，一面说道：

“无缘无故走来害人家受冻！”

那两个孩子，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哭。同时，天上飘来一片乌云，开始下雨了。

小伽弗洛什从他们后面赶上去，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怎么了，小鬼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睡觉。”大的那个回答说。

“就为了这？”伽弗洛什说。“可了不得。这也值得哭吗？真是两个傻瓜蛋！”

接着，他又以略带讥笑意味的老大哥派头，怜惜的命令语气和温和的爱护声音说道：

“伢子们，跟我来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大的那个说。

两个孩子便跟着他走，像跟了个大主教似的。他们已经不哭了。

伽弗洛什领着他们朝巴士底广场的方向走上了圣安东尼街。

伽弗洛什一面走，一面向后转过头去对着理发师的铺子狠狠地望了一眼。

“这家伙太没有心肠，老白鱼，”他嘟囔着，“这是个英国佬。”一个姑娘看见他们三个一串儿地往前走，伽弗洛什领头，她

放声大笑起来。这种笑声对那一伙失了敬意。

“您好，公共车^①小姐。”伽弗洛什对她说。

过了一阵，他又想起那理发师，他说：

“我把那畜生叫错了，他不是白鱼^②，是条蛇。理发师傅，我要去找一个铜匠师傅，装个响铃在你的尾巴上。”

那理发师使他冒火。他在跨过水沟时遇见一个看门婆，她嘴上有胡须，手里拿着扫帚，那模样，够得上到勃罗肯山^③去找浮士德。

“大婶，”他对她说，“您骑着马儿上街来了？”

正说到这里，他又一脚把污水溅在一个过路人的漆皮靴子上。

“小坏蛋！”那过路人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。

“先生要告状吗？”

“告你！”那过路人说。

“办公时间过了，”伽弗洛什说，“我不受理起诉状了。”

可是，在顺着那条街继续往上去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叫化子，待在一扇大门下冷得发抖，她身上的衣服已短到连膝头也露在外面。那女孩已经太大，不能这样了。年龄的增长常和我们开这种玩笑。恰恰是在赤脚露腿有碍观瞻的时候裙子变短了。

“可怜的姑娘！”伽弗洛什说，“连裤衩也没有一条。接住，把这拿去吧。”

① 公共车，有属于众人的意思。

② 白鱼，古代欧洲的男人留长头发，有钱人还在头发里撒上白粉，认为美观。理发师都这样修饰自己的头发，因此人们戏称理发师为白鱼。

③ 勃罗肯山(Brocken)，在德国，相传是巫女和魔鬼幽会的地方。歌德的《浮士德》中对此有描写。

他一面说，一面把那条暖暖的围在他颈子上的羊毛围巾解下来，披在那女叫化子的冻紫了的瘦肩头上，这样，围巾又成了披肩。

女孩呆瞪瞪地望着他，一声不响，接受了那条披肩。人穷到了某种程度时往往心志沉迷，受苦而不再呻吟，受惠也不再道谢。

这之后：

“噗……！”伽弗洛什说，他抖得比圣马丁更凶，圣马丁至少还留下了他那大氅的一半。^①

他这一噗……那阵大雨，再接再厉，狂倾猛泄下来了。真是恶天不佑善行。

“岂有此理，”伽弗洛什喊着说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它又下起来了！慈悲的天主，要是你再下，我便只好退票了。”

他再往前走。

“没有关系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对那蜷缩在披肩下的女叫化子望了一眼，“她这一身羽毛还不坏。”

他望了望头上的乌云，喊道：

“着了！”

那两个孩子照着他的脚步紧跟在后面。

他们走过一处有那种厚铁丝网遮护着的橱窗，一望便知道是一家面包铺，因为面包和金子一样，是放在铁栅栏后面的，伽弗洛什转过身来问道：

“我说，小伙子们，我们吃了晚饭没有呀？”

“先生，”大的那个回答说，“我们从今天早上起还没有吃过东西。”

^① 相传圣马丁曾把身上的半件衣服让给穷人。

“难道你们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吗？”伽弗洛什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请不要乱说，先生，我们有爸爸妈妈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有时，知道还不如不知道的好。”伽弗洛什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我们已经走了两个钟头，”大的那个继续说，“我们在好些墙角昏晃里找过，想找点东西，可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伽弗洛什说，“狗把所有的东西全吃了。”

沉默了一阵，他接着又说：

“啊！我们丢了我们的作者。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。不应当这样，孩子们。把老一辈弄丢了，真是傻。可了不得！我们总得找点吃的。”

此外他并不向他们问底细。没有住处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？

两个孩子里大的那个，几乎一下子便完全回到童年时代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里，他大声说道：

“想想真是滑稽。妈妈还说过，到了树枝礼拜日那天，还要带我们去找些祝福过的黄杨枝呢。”

“唔。”伽弗洛什回答说。

“妈妈，”大的那个又说，“是个和密斯姑娘同住的夫人。”

“了不起。”伽弗洛什说。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他在他那身破烂衣服的各式各样的角落里摸摸找找已经有好一阵了。

最后他终于仰起了头，他那神气，原只想表示满意，而他实际表现的却是极大的兴奋。

“不用愁了，小伙子们。瞧这已经够我们三个人吃一顿晚饭的了。”

同时他从身上的一个衣袋里摸出了一个苏来。

那两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表示高兴，他便已推着他们，自己走在他们的背后，把他们一齐推进了面包铺，把手里的那个苏放在柜台上，喊道：

“伙计！五生丁的面包。”

那卖面包的便是店主人，他拿起了一个面包和一把刀。

“切作三块，伙计！”伽弗洛什又说。

他还煞有介事地补上一句：

“我们一共是三个人。”

他看见面包师傅在研究了这三位晚餐客人以后，拿起一个黑面包，他便立即把一个指头深深地塞在自己的鼻孔里，猛吸一口气，仿佛他那大拇指头上捏了一撮弗雷德里克大帝的鼻烟，正对着那面包师傅的脸，粗声大气地冲他说了这么一句：

“Keksekça?”

在我们的读者中，如果有人以为伽弗洛什对面包师傅说的这句话是俄语或波兰语，或是约维斯人和波托古多斯人对着寥寂的江面隔岸相呼的蛮语，我们便应当指出，这不过是他们（我们的读者）每天都在说的一句话，它是“Qu'est-ce que c'est que cela?”^①的一种说法而已。那面包师傅完全听懂了，他回答说：

“怎么！这是面包，极好的二级面包呀。”

“您是说黑炭团吧，”伽弗洛什冷静而傲慢地反驳说，“要白面包，伙计！肥皂洗过的面包！我要请客。”

面包师傅不禁莞尔微笑，他一面拿起一块白面包来切，一面带着怜悯的神情望着他们，这又触犯了伽弗洛什。他说：

“怎么了，面包师傅！您干吗要这样丈量我们啊？”

^① 法语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其实他们三个连接起来也还不够一脱阿斯。

当面包已经切好，面包师也收下了那个苏，伽弗洛什便对那两个孩子说：

“捅吧。”

那两个小男孩直望着他发愣。

伽弗洛什笑了出来：

“啊！对，不错，小毛头还听不懂，还太小！”

他便改口说：

“吃吧。”

同时他递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。

他又想到大的那个似乎更有资格作为他交谈的对象，也应当受到一点特殊的鼓励，使他解除一切顾虑来满足他的食欲，他便拣了最大的一块，递给他，并说道：

“把这拿去塞在你的炮筒里。”

他把三块中最小的一块留给了自己。

这几个可怜的孩子，包括伽弗洛什在内，确是饿惨了。他们大口咬着面包往下咽，现在钱已收过了，面包师傅见他们仍挤在他的铺子里，便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“我们回到街上去吧。”伽弗洛什说。

他们再朝着巴士底广场那个方向走去。

他们每次打有灯光的店铺门前走过，小的那个总要停下来，把他那用一根绳子拴在脖子上的铅表拿起来看看钟点。

“真是个憨宝。”伽弗洛什说。

说了过后，他又有所感叹似的，从牙缝里说：

“没有关系，要是我有孩子，我一定会拉扯得比这好一些。”

他们已经吃完面包，走到了阴暗的芭蕾舞街的转角处，一望便可以看见位于街底的拉弗尔斯监狱的那个矮而森严的问讯窗

口。

“嗨，是你吗，伽弗洛什？”一个人说。

“哟，是你，巴纳斯山？”伽弗洛什说。

这是刚碰到那野孩的人，不是别人而是已化了装的巴纳斯山，他戴着一副夹鼻蓝眼镜。伽弗洛什却仍能认出他来。

“坏种！”伽弗洛什接着说，“你披一身麻子膏药颜色的皮，又像医生一样戴副蓝眼镜。你真神气，老实说！”

“嘘，”巴纳斯山说，“声音轻点。”

他急忙把伽弗洛什拖出店铺灯光所能照到的地方。

那两个小孩手牵着手，机械地跟了过去。

他们到了一道大车门的黑圆顶下面，一个人眼望不见，雨也打不着的地方。

“你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吗？”巴纳斯山问。

“去悔不该来修道院^①。”伽弗洛什说。

“烂你的舌头！”

巴纳斯山接着又说：

“我要去找巴伯。”

“啊！”伽弗洛什说，“她叫巴伯。”

巴纳斯山放低了声音。

“不是她，是他。”

“啊，巴伯！”

“对，巴伯。”

“他不是被扣起来了吗？”

“他把扣子解了。”巴纳斯山回答说。

他又急急忙忙告诉那野孩子说，当天早晨，巴伯被押解到刑

① “悔不该来修道院”，指断头台。

部监狱去时，走到“候审过道”里，他原应往右转，可是他来了个往左转，便溜走了。

伽弗洛什对这种机灵劲儿大为欣赏。

“这老油子！”他说。

巴纳斯山把巴伯越狱的细情又补充说明了几句，最后，他说：

“呵！事情还没有完呢。”

伽弗洛什一面听他谈，一面把巴纳斯山手里的一根手杖取了出来，他机械地把那手杖的上半段拔出来，一把尖刀的刀身便露出来了。他赶忙又推进去，说道：

“啊！你还带了一名便衣队。”

巴纳斯山眨了眨眼睛。

“冒失鬼！”伽弗洛什又说，“你还准备和活阎王拚命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巴纳斯山若无其事地回答说，“身上带根别针总是好的。”

伽弗洛什追问一句：

“你今晚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巴纳斯山又放低了声音，随意回答说：

“有事。”

他陡然又改变话题，说：

“我想到一件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前几天发生的一桩事。你想想。我遇见一个阔佬。他给了我一顿教训和一个钱包。我把它拿来放在口袋里。一分钟过后，我摸摸口袋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”

“只剩下那教训。”伽弗洛什说。

“你呢？”巴纳斯山又说，“你现在去什么地方？”

伽弗洛什指着那两个受他保护的孩子说：

“我带这两个孩子去睡觉。”

“睡觉，去什么地方睡觉？”

“我家里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，你家里？”

“我家里。”

“你有住处吗？”

“对，我有住处。”

“你的住处在哪儿？”

“象肚子里。”

巴纳斯山生来就不大惊小怪，这回却不免诧异起来：

“象肚子里？”

“一点没错，象肚子里！”伽弗洛什接着说。“Kekçaa？”

这又是一句谁也不写但人人都说的话。它的意思是：“Qu’est-ce que cela a？”（这有什么？）

野孩这一深邃的启发恢复了巴纳斯山的平静心情和健全的理智。他对伽弗洛什的住处似乎有了较好的感情。

“可不是！”他说，“是啊，象肚子……住得还好吗？”

“很好，”伽弗洛什说，“那儿，老实说，舒服透了。那里面，不像桥底下，没有穿堂风。”

“你怎样进去呢？”

“就这么进去。”

“有一个洞吗？”巴纳斯山问。

“当然！但是，千万不能说出去。是在前面两条腿的中间。‘croqueurs’^①都没有看出来。”

① 密探，警察。——原注